

七十二家集

魏武帝集卷之三

魏武帝曹操孟德著

令

封棗祗令

故陳畱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
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
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兖州皆叛惟范東
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
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

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
定施行後祇自以爲餽牛輸穀去牧不增穀有
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官如故
大牧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
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
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
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還自執分田之術
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
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

天下以隆王室祇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
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顙至今孤之
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爲不朽之事

脩盧植墳墓令

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
模乃國之禎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
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
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脩墳墓并
致薄醑以彰厥德

褒泰山太守呂虔令

夫有其志以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
以來會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
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
也

表封田疇令

脩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
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
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徵真主及孤奉詔征定
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卽受署
陳建攻胡蹊路所由幸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
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
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
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側前後辭賞

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爲成一人之高甚違王
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下田疇讓封令

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
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與張範令

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爲孤用
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

徐晃假節令

晃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絕馬鳴
閣道晃別破之太祖喜假晃節令曰
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
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

勞徐晃令

晃振旅還太祖迎晃七里竄消大會
與酒勸晃曰全樊襄陽之功也

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
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
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
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下州郡美杜畿令

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
又安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
也

賜杜畿令

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

與衛臻令

臻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
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

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
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與中尉徐弈令

魏國建齊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
反中尉楊俊左遷乃以弈爲中尉手令
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汲黯在朝淮陽爲
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

與辛毗令

太祖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遣都護曹洪平下辨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
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
烈憂不輕矣

與郗原令

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太
祖轉原五官長史令曰

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
利賢能不慝慝

辟王必令

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嗟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宏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

拜高柔爲理曹掾令

夫治定之化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
以舜流四凶族皐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
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下諸侯長史令

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
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
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怕使吾爾誰
爲心腹也

諸兒令

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
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
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
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列孔融罪狀令

大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
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
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
以爲父母與人無親譬若餽器寄盛其中又言
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
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
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

丁幼陽令

昔吾同縣有丁幼陽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學問
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恚得狂疾卽差愈往來故
當共宿止吾常遣謂之曰昔狂病儻發作持兵
刃我畏汝俱共大咲輒遣不與其宿

表青州刺史劉琮令

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荊州
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
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
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業
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
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
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
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

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爲諫議大夫參同

軍事

壽陵令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
上爲壽陵園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
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
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宏陪壽
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

遺令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
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歛以
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教

議田疇讓封教

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爲
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
天下悉如疇志卽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
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爲復使令司隸以
決之

授崔琰東曹掾敎

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
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
職

魏武帝集卷之四

魏武帝曹操孟德著

表

上言破袁表

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
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命
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甄城當有所立擅
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
敍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

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卽位南兄言以
年則非兄長以位則非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
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
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
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
身逃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

讓費亭侯表

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錄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
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
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
二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
諸侯國土以絕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
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
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
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

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
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

又讓封表

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爲臣之功
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鄴禹以河北之
勤連城食邑考功效實非臣之勲臣祖父中常
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旣非首謀又不奮戟
竝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
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爲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
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
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

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
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疋頑所能
克堪

讓增封武平侯表

伏自三省委質顧素材志鄙下造無巨輔之功
退有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
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續
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
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
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
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爲幸雖上德在弘下
有因剖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

飾辭

讓增封表

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
聞天慈無已未卽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
三所以仍布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
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

讓還司空印綬表

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忝
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
事斗筭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安姦宄未靜臣
常姬辱憂爲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
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讓九錫表

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宏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怔營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潘勗爲漢帝冊魏公九錫文附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朕以不

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
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群凶覬覦連
帶城邑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卽高祖之命將
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
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
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
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
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
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

我三州延于平人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寧
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
賴君勦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
祀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
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
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
潰此又君之功也廻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輅
將返張楊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
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

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
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
致屈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
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
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
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
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
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
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宐同惡相

濟濱據河漣求逞所欲分之謂之賦歛萬計
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
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
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
內宣美風俗勞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
民不回惡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
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
之蔑如也朕聞先王竝建明德祚之以土分
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

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
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叔東至于海西至于
河南至于穆陵非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
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
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
虎賁缺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
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
保朕躬奉荅天命導揚弘烈綴爰九域罔不
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愿焉

朕以眇身託于兆人之上永思報若薄淵
永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
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
郡封君爲魏公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
綬計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
第十右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余龜用建
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
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宏之其以丞相
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

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
其欽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
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各一玄牡二
騶君勸分務本齊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
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亦舄副焉君敦尚謙
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
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
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
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群善必舉是

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
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
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于紀莫不誅
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
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
德明允篤誠咸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
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
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余

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
命

謝襲爵亭侯表

不悟陛下乃尊臣祖父顯豫功臣克定寇逆援
立孝順皇帝謂操不怠獲封茅土聖恩明發遠
念桑梓日以臣爲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才之豐
否旣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缺緘之任
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
兼綬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
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錫臣束脩無稱統御
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

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

領交州牧表

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葉受恩膺荷洪施
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夷覆
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僞假實
條不勝華竊感譏誚益以維谷

陳損益表

陛下卽祚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
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
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鐘鼎
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
臣竭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
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拜九錫謝表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
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
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
役日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
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
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
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
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

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
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
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
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
自惟忝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
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
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
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王凌荀攸等勸進附

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
所以褒功賞德徇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
羣凶豪起顛越蹶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
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
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
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
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
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
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

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竝爲侯伯自
牡駢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
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
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
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
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
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
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被
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

懷黃蓋以自歎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
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緩不自安上違聖朝
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
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

荀攸等重勸進附

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
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卽大禮今旣虔奉詔
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
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

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
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功立一匡之績
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阜計其戶
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
也且聖上覽下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
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
或拒違

請封荀彧爲萬歲亭侯表

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
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圭
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
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
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戮力同心左右王
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
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
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

鄧武帝集

卷四

十六

盛之功也宏享高爵以彰元勳

請增封荀彧表

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
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室住之便恢進討
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道覆取其衆
此彧觀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經破敗臣糧
亦盡以爲河井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
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施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
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
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旣難要將失

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爲有以禍致福謀殊功異
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
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祿未
副或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尸邑

請封田疇表

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
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
靡所依懷疇幸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
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
資奉及東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
爲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
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
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

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
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
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
以旌其美

請卹郭嘉表

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
是以楚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
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惇篤於明勳也故
軍祭酒海陽亭侯潁川郭嘉立身若行稱茂鄉
邦與臣參事盡節爲國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
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
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
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

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
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
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夭殞不終美志上
爲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
病蚤死孝武爲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
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
傷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爲存厚往勸來
也

獲宋金生表

臣前遣前河內獲嘉之屯獲生口辭云河內有
一神人宋生合諸屯皆云鹿角下須守吾使狗
爲汝守不從其言者即殺之臣等聞之即遣使
屯下但見虎跡臣輒部武猛都尉二統將兵掩
捉得生輒行軍法